



韩国富川庆典 法轮功团体获嘉奖

【明慧网】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并荣获富川未来奖。

富川市作为首尔的卫星都市，人口约达八十五万，每年都举办“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和“国际漫画庆典”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文化艺术团体、居民自治团体、福利社团、学校等共七十八个表演团。富川市长金晚洙和市议会会长及多位国会议员、当地政要和数千名市民参加了本次活动。压轴亮相的第七十八号团体即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优美的演奏与法轮功祥和的五套功法，让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参加当天活动的市国会议员和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并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栏上签名，有的人希望能购买到法轮功书籍，并表示想学炼法轮功。

富川地区主要媒体《富川时报》对天国乐团获奖的消息和天国乐团的表演队伍做了报导。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已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代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的律师将诉状传给了荷兰国家公诉机关，控告贾庆林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胡本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又在海牙国会第二议院前举行活动，揭露贾庆林的罪行，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展台，分别用中文和荷兰语宣读了致荷兰各界的新闻公告。学员们讲述真相后，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严酷人权迫害深表关注，纷纷表示，这迫害太残忍，应尽快制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发

意大利东方文化节上传播大法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托斯卡纳大区卡拉拉市（Carrara）参加了由意大利奥委会下属机构举办的“东方文化节”。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来自全国的观众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弘传的盛况，身着传统炼功服装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同时告诉民众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东方文化节”有两万人参加，法轮大法展位上悠扬的炼功音乐与平静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欣然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很多有缘人询问炼功的具体信息，还有许多观众要求当场学功（下图）。

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人们都感到震惊和诧异：“人人都需要真善忍，怎么能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无辜迫害呢？！”很多人签名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迫害元凶贾庆林荷兰再被起诉

动了法轮功的迫害，并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贾庆林就是直接参与人之一。该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在中国大陆有一亿修炼者的法轮功。迄今为止，超过三千四百五十人经证实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贾庆林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疯狂的时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是在此期间上演的。

二零零四年九月以来，贾庆林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被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荷兰法轮大法学会向荷兰司法机构再次递交对贾庆林的控状。

一位著名作家晚年重病缠身，他用笔记下了当时病苦之深：

“被长期不治之症折腾的我，躺在床上想：我这是受的什么惩罚？我，我，我究竟受的什么罪？这不公平，不公平啊！”

“蔚蓝色的天空，绒毛般的薄云，花朵的芬芳，年轻人美妙的声音，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美……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每隔两个小时，我马上要吃一勺令人生畏的无效的药。”

在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这位作家去世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葬。

世上的人，都在追求幸福，可是面对难以逃避的疾病，个人显得多么渺小！幸福显得多么渺茫！

这位作家患的什么疾病呢？是脊椎病。

这忽然便使我想起中国大陆湖北的一个人来，她也曾患有脊椎病，可是自从她二零一一年清明节开始走入修炼之后，便发生了枯木逢春般的变化。她说：“我以前无数次的想到了死。”走入修炼后，“我身体有很大的改观。我记得在学法十天左右的晚上洗澡，我的手无意中触到了脊椎处。我惊奇地发现：向左边偏弯的脊椎正了。当时又没有打针和吃药，只是看大法书，弯曲的脊椎都快直了。现在，我的一切病症都基本消失了……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我修炼后，再也没吃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了。以前不知吃了多少药和保健品，一点用都没有，而现在我变的一身轻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也是走入修炼后，使得她长期呈现“S”型的脊柱两年的功夫就恢复正常了。她妈妈很乐意分享女儿的这段经历：

真福：无病一身轻



“二零零七年，女儿初一入学体检时发现有点轻度脊柱侧弯。高一暑假到医院复检时，发现侧弯已相当严重，诊断是胸弯十九度，腰弯二十度，脊柱成了S型。我们带她看遍了各大医院，告诉我们的结论都是：孩子已停止了发育，骨骼已定型，等发展到四十度时手术治疗。于是就劝女儿走进修炼之门，女儿说：好！我现在开始修炼。女儿做得很好，每天早上炼功晚上学法，很认真。原来在学校中午都要

午休，现在她整天精力充沛，中午也不用休息了，做作业，这样晚上就有时间学法。二零一一年九月底女儿洗澡时，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脊柱直了。前几天学校组织高二年级体检，在体检表上脊柱这栏，医生写的结论是：正常。”

走上修炼之路，就使得她们绝处逢生，彻底脱离了病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炼呢？

原来是法轮功修炼。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中国长春传出。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因为法轮功具有净化身心的奇效，至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同时受到海外各项褒奖超过千项。

调查报告《法轮功与健康》一文，曾归纳法轮功修炼祛病健身的特点有五：有效性（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在98.0%以上）、整体性、经济性、对于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良好影响、速度和效果令人惊奇。◇

三碗米线

姑妈把我从小抚养成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告诉姑妈：“以后不用惦记我了，我有师父管。”可她还是不放心，经常过来看我。

一天我和姑妈出去办完事，就在一家小餐馆吃过桥米线。我们坐下不久，老板娘就端来三份米线。我说：“我们只要两份，一人一份。”谁知老板娘却说：“我看见你们三个人进来的，怎么是两个人呢？”我们再三解释，可她就坚持说三个人。我问她：“你说的那个人长的什么样？”她说：“在你俩身后，很魁梧高大，穿着灰衣服。”

我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悟到师父在点化我救度有缘人，我对老板娘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就是我的师父。”老板娘惊讶地说：“这可真神啊！你真幸运。”我说：“你能看见，这是你的福份。我的师父传佛法救度有缘人，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生命就会有美好未来。”她非常高兴，还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

回家后，姑妈感慨地对我说：“是呀，有师父保护，咱们都平安。”

怎么转眼就在天桥上？

怎么转眼就在天桥上？

几年前，一次我拎着四大包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过天桥。上天桥必经三个平台，我一次拿不了，就两包两包的往上拿，当把头两个大包送到第二平台后，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些东西太沉了，拎到上边得累的够呛。低头一看，鞋带开了，就蹲下身系鞋带，等站起身，发现我和四个大包都站在天桥顶上啦！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还在天桥底下，怎么一转眼就到天桥上了呢？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掐了掐自己的肉，很疼，这不是做梦。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帮我！从那以后，在修炼中，无论是做资料还是讲真相，不管多难、多苦、多累，一想到师父的洪大慈悲，想到师父叫我们讲清真相救人，就什么困难都不放在心上。



(明慧网通讯员江苏报道) 自从

江苏方强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一名叫严平的劳

教人员在恶警教唆下，被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恶语污辱。劳教人员曾经表示：“对法轮功学员打得越重，自己身体越难受。”

至今方强劳教所还继续关押着许多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不得而知。这些恶警们手段极其隐秘，不让法轮功学员们彼此接触，有些彼此根本不知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并且每年将这些法轮功学员弄去医院进行非常详细的身体检查，其详细程度令人怀疑和恐惧，很可能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贩卖罪行有关。自方强劳教所组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二大队（二零零四年改为四大队）以来，就有数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以上仅是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间在方强劳教所内所发生的事例，希望知道或了解更多详情的人能早日站出来揭露并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恶警现世现报

(1) 恶警刘文国遭恶报，三十多岁死于癌症

恶警刘文国善恶不分，一直助恶为虐，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如长时间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不让大小便，指使普通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毒打、虐待、辱骂，强制他们全天坐小凳子、站“军姿”等。在其生病期间，离开二大队后，仍继续作恶。二零零九年三月，刘文国死于癌症，死时仅三十多岁，其恶行令自己遭受恶报。

(2) 年轻恶警张杰遭恶报，不断跌倒、昏迷不醒

恶警张杰，二十多岁，自二零零八年入所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四大队以来，就积极参与迫害，不但诽谤、污蔑、栽赃陷害大法 and 法轮功学员，还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污辱、折磨、打骂学员，并指使劳教人员对他们大打出手，不让他们睡觉、大小便，强迫从早上六点到次日凌晨二至四点坐小凳子或罚蹲、罚站。当法轮功学员刚入睡，又指使劳教人员用各种手段干扰，实际使他们二十四小时得不到正常休息，以此消磨他们的意志。

很快，张杰的身体出现异常，他不止一次在卫生间摔倒，昏迷不醒。二零零九年三月中旬，他在上卫生间时，摔倒在蹲坑内，昏迷不醒，被“小岗”发现后才被拉出卫生间，“小岗”发现其后脑勺着地，警服上粘了许多污渍。因为恶警张杰为人极其刻薄，经常出口伤害所有的劳教人员，所以“小岗”们一批接一批的传播张杰在卫生间的“趣闻”，连普通劳教背后都痛骂他，恨不得他早点死掉。

希望恶警张杰为了自己的未来，早日醒悟、弃恶从善，弥补以前的罪错，给自己的未来留条生路。



一、平时的迫害

劳教所把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与各大队干警的奖金、业绩和升迁相挂钩，因而那些坚强不屈的法轮功学员自然成了警察的眼中钉，警察随意找借口穿小鞋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很多恶警经常会变着法子侮辱、折磨法轮功学员。恶警朱康林、潘玉华、谷义利、陈金祥、张杰、郭海龙、姜信海都是经常干这些事情。

非法控制法轮功学员的自由，劳教单位常从那些迫切希望得到减期的劳教人员中挑选出恶徒，与法轮功学员组成所谓“三连号”，连号联动，严格夹控，不准法轮功学员相互讲话，不准学法，不准炼功等等。稍遇抵制，便借助惩处法轮功学员的连号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这些连号为确保减期不被扣分，时时刻刻如狼似虎，稍有风吹草动，轻则辱骂讽刺，重则拳脚相向。

有时警察为泄私愤，暗中怂恿、唆使连号或其他劳教人员对大法学员进行所谓的“帮教”。恶警潘玉华、谷义利、张杰常常这样间接的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

坚决不放弃信仰的镇江法轮功学员杨汉正每天被夹控人员体罚，晚上别人都是六点钟左右上床看书，睡觉或者看电视。而杨汉正却必须坐在小凳子上不准动，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以后。整整两年时间都是这样的，白天也是。

二、“康复楼”的折磨

常人说起“康复楼”，都会认为是让人恢复身心健康的地方。而方强劳教所的“康复楼”却是人间地狱之中的人间地狱。几名专门从事洗脑迫害的警察轮番洗脑，有恶警朱康林、潘玉华、谷义利、张杰、姜信海、徐玉红等。每天只允许大法学员休息一到两个小时。在法轮功学员困倦、疲惫、思想不集中的情况下，不断提问，狂轰滥炸，以期从法轮功学员的各种反应中，寻找突破口，少则几天，多则数月。对那些真正坚如磐石、无懈可击的大法学员则立即调离，以免叛徒被法轮功学员转化。

恶警同时找很多希望能减期的其他劳教人员，让他们设法折磨法轮功学员。有的同情法轮功学员的劳教人员偷偷的帮助法轮功学员，可是被恶警发现之后，就会面临延期十天左右才释放。

镇江法轮功学员杨汉正被夹控人员体罚，连续四十多天不让睡觉。恶警魏红惠，朱康林，潘育华又在期间对其毒打，造成昏死至少十次以上，却从不给一点时间睡觉。法轮功学员郭爱明被迫害的血压大幅度的上升。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为了准备让省劳教局恶徒唐国防来所谓“验收”法轮功学员“转化”情况，方强劳教所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轮流送到邪恶的所谓“康复楼”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伤害了谁？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二年，这场残酷的迫害到底伤害了谁？让我们从几位修炼法轮功的医生的遭遇来看看这个问题。

一病人到医院看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一千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一千元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一千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一千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

看到此，不禁想起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缝肛门”事件。一名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遭到报复，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虽然事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事件一波三折，但无论结果怎样，人们对从医人士的不信任和怨愤已展露无遗。

在中国大陆，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拖长检查项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患者和家属苦不堪言却奈何不得。而以上说的这位修炼法轮功的主刀医生，不但没要红包成功实施了手术，还顾及了患者和家人术前求安全的感受，在手术成功之后才把代交押金的实情告诉家属，足见为对方考虑周全，这真正是有良知的医生。象这样的医生，在修炼法轮功的

医生中比比皆是。有人将他们誉为浊世清莲，一点都不为过。

不幸的是，在医疗乱象中恪守医德本该受到表彰的人群，反而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为了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被取消行医资格，或被非法监禁，被进行残酷的洗脑摧残。

湖北省武汉三院的外科医生王劲松，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专业知识好，修炼法轮功后，在当时收红包、拿回扣成风的情况下，他从不收病人的红包，按病施药，不开大处方，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被誉为“不收红包的好医生”。这样的好人却因为不放弃信仰，遭到三次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十个月和判刑三年，王医生受尽折磨。

周文生是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的一名乡村医生，深受患者喜爱。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他都真心真意为患者治病，他给患者看病药量足、诊断准，多数头痛感冒一针就好，从不多收一分钱，老百姓亲切地叫他“周一针”。周医生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后，当地的乡亲们非常痛心，村领导、村民七百多人联名签字画押，要求政府放人。然而当局不讲法律，不顾民众的



呼声，非法将周医生判刑三年。

几位好医生的遭遇是众多修炼法轮功医生们的缩影。对他们的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面对当局不可理喻的行为，那七百多联名上书的村民该如何忧愤？好医生周围的同事谁还敢以“真、善、忍”为行医准则？而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众多，遍及全国各城市乡村，受到伤害的何止是部份民众？影响的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

更可怕的是，当善良被打压，自律和良知被抛弃的时候，象病菌一样繁殖的医疗乱象将再也无法抑制，老百姓看病难的出路将被完全封堵。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压的是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是全中国老百姓。法轮功带给人希望，中共却致力将这希望毁灭。◇

我因信仰“真善忍”被中共非法关进了监狱。同监室关了一个佛教居士，他说每年都去拜名僧，他劝我放弃法轮功。我让他算这样一道题：

“中央电视台报道炼法轮功死了多少人？”他看过电视，说“1400多人。”

“报道说炼功人有多少？”“好象说200多万”（实际据公安内部调查是7000万到1亿人），他说。

“那么你算算死亡率是多少？”用1400除以200万。”他算了一下，回答“万分之七。”

“从92年到99年是几年？”“七



算 算 术

年。”

“也就是说，7年当中，每一万个炼法轮功的人会有7个人死亡，平均每年1万个炼法轮功的人中死亡1人，对吗？”“对。”

“你说死亡率是高是低？”他一时回答不出来。我叫他拿他居住区人口死亡情况比一比。他说：“村子里5、6百人，每年都要死几个。”他一时无话可说，不再劝我了。

我告诉他：“中共宣传机器愚弄老百姓，惯用的手段就是造假和玩数字游戏。它骗百姓说经济形势大好，年增长率世界第一，什么7%—8%，用相对数字，不说明基数；它说法轮功不好，死了1400多人，用绝对数字欺骗人，头脑简单或思想单纯的人就容易上当。”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